

紫微流年

雅言

一寸初心

上

那一年，她一个人，跪对一座空山。
谁会想到十年后一介胡姬横空而出，轰动江湖？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紫微流年

作品



[上]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寸相思 / 紫微流年著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
2016. 8

ISBN 978-7-5552-3992-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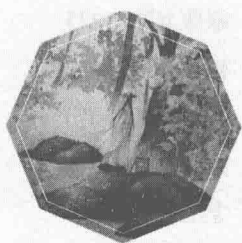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一… II. ①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05078号

书 名 一寸相思
著 者 紫微流年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 那 耘
选题策划 秋 山
封面设计 苏 涛
版式设计 孙顾芳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印 张 30
字 数 350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992-5
定 价 52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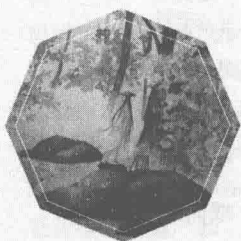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电话: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

CONTENTS
目 录
上

上卷

- 第 一 章 山河图 / 3
第 二 章 千金酬 / 19
第 三 章 劫后生 / 34
第 四 章 琴与歌 / 51
第 五 章 喋血变 / 67
第 六 章 夺锦莺 / 82
第 七 章 轻离剑 / 101
第 八 章 试剑会 / 117
第 九 章 波云涌 / 137
第 十 章 劫难重 / 154
第 十 一 章 棋手局 / 169
第 十 二 章 鹤尾白 / 181
第 十 三 章 化卿心 / 196
第 十 四 章 一寸相思 / 20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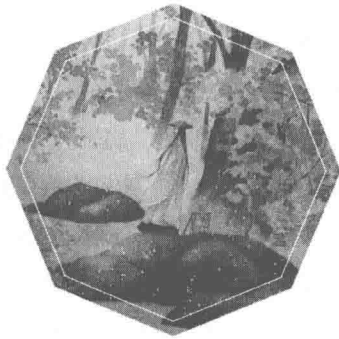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下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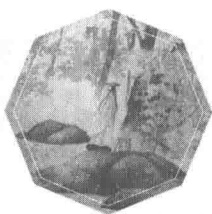
下卷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绿萼文殊 / 223 |
| 第 二 章 | 初心劫 / 240 |
| 第 三 章 | 琉璃梦 / 260 |
| 第 四 章 | 柔肠损 / 277 |
| 第 五 章 | 龙潜渊 / 296 |
| 第 六 章 | 血醮醮 / 312 |
| 第 七 章 | 两难抉 / 328 |
| 第 八 章 | 血神教 / 344 |
| 第 九 章 | 双姝花 / 362 |
| 第 十 章 | 多情恼 / 378 |
| 第 十 一 章 | 黄泉引 / 391 |
| 第 十 二 章 | 暗离间 / 407 |
| 第 十 三 章 | 鹬蚌争 / 422 |
| 第 十 四 章 | 生死共 / 438 |
| 第 十 五 章 | 双双飞 / 454 |

一寸相思

上卷





第一章 山河图

金陵八月暑气未消，蝉声正噪。

长街上人来人往，玄武湖畔垂荫深浓，离湖岸数丈之遥是金陵最负盛名的停云水榭。这座酒榭建得精巧，斗拱飞檐落于数根深植湖中的巨木之上，坐落于湖中，却离水而踞，全凭轻舟迎客往来，远望去犹如落于云水之间，尽览湖光水色，四时风雅无边。

这本是金陵赏景第一等的去处，自落成之日即宾客盈门，歌乐不休，今日水榭依然喧嚣如常，干瘦的说书先生堂木一摆，正到兴起。

“本朝开国时便有定国三侯之谓，指的正是靖安侯、威宁侯、昭平侯。这三位均是武侯，以军功起家，世袭爵禄。其中威宁侯长驻金陵，昭平侯因祸被削，能领军靖边的唯有靖安侯。这位左侯爷用兵如神，杀伐果决，有‘左天狼’之称，曾以三千兵马破蛮族六万大军，令蛮人血流漂杵，兵溃如山，十余年不敢纵兵劫掠，边塞百姓无不感恩。”

靖安侯勇悍之名已久，在朝在野甚得人望，说书先生讲得铿锵有力，茶客听得也是心驰神往。突然，说书先生胡须一翘，话语忽转：“不过今日所说一事，却是一件新鲜事，靖安侯的长子失踪多年，突然归来。”

茶客纷纷交头接耳，有年轻不解事的问道：“长子？靖安侯府现下只有一位公子与一位小姐，何以又来一位？”

说书先生得意地抚须：“这桩秘辛说来话长，也难怪各位不知端倪。”

茶客兴致大起，叫嚷着要细说，钱币叮当如雨飞落案上，说书先生吊足了

大家胃口，这才从头说起。

“左侯早年入营未袭爵之时，一次逢边关罗幕人来袭，两军在夜啼山交战，众寡悬殊，左侯身受重伤又逢沙暴，失途于荒野，人人只道已无生望。谁料侯爷福大命大，率余部潜伏于戈壁荒漠之上，数月后以奇袭大败罗幕人，此事诸位应该都曾有听闻。”

底下的茶客叫好：“不错，我听闻侯爷斩了上千人头，杀得罗幕人奔逃千里。”

“侯爷在那时偶然邂逅了一位红颜美人，在边塞诞下一子。几年后老侯爷病逝，圣上诏旨袭了爵位，又赐婚安华公主。侯爷重情，将相伴多年的红颜也迎入了府中，可惜美人薄命，不多久，在生女时难产而亡。”说书人啧啧叹道，不无惋惜，“她留下的左小姐后来被送入宫中教养，而长子或许是福薄，体弱多病染了咯血痲，公主费尽心思延请名医，不知怎的，一天夜里竟被人掳走了。那时左侯在边关征战，无暇归来，京兆府寻了数年始终不得，案子虚悬至今。”

茶客中有年长的听过一些传闻，年轻的多是首度知晓，咋舌道：“谁人如此大胆，敢劫掳侯爷唯一的血脉，听闻侯爷夫妻不睦，难道就是因此而生隙？被过继的那位倒是走了红运。”

说书人拈须，别具意味地讪笑：“可不正是，公主后来一直无所出，便从宗族里挑了一位过继，总不能让左侯就此断了香火。过继的那位公子也十分知礼，勤修武艺，弓马精熟，行事又端方，颇得世家赞誉。公主数年前染了怪疾不良于行，他早晚问安，如侍奉亲母，确实也对得起这一番造化。”

茶客中有人哂笑：“那又如何，而今侯爷的亲子突然冒出来，继子可是尴尬得紧。”

另一人驳道：“亲子不过是庶出，又失踪多年，谁知品行怎样。安华公主为圣上亲妹，身份何等高贵，若她坚持让继子袭爵，只怕侯爷也未必能逆。”

底下乱哄哄的，交头接耳，有人支持继子，有人支持侯爷亲子，一时各有道理，争得脸红耳赤，说书先生胸有成竹地喝茶，待议论声低下去才又开口：

“这确也是两难，公主爱重从小养在身边的继子，可侯爷必然更看重自家血脉。听说那位长子是被世外高人带去医病了，如今病愈回返，犹如遗珠复得，岂有不喜，只可惜此子不曾习武，长成后文质彬彬，全无侯爷勇武之风。”

茶客中有人闻之摇头：“左侯爷一世英雄，如何能将爵位传给文弱之人？”

也有人持相反意见：“染了咯血痲还能痊愈，此子可谓命大，不会武算什么，靖安侯府世袭爵位，此前也曾数代未出将军，直至左侯出世才算实至名归。”

还有些茶客关注得更为实际：“不知是哪位神医这般高明能医死痲，只怕与方外谷的圣手相比也不差，若是此子能召来神医给公主解去沉痾，说不准公主一喜，爵位就定了。”

说书先生嗤之以鼻：“就算偶有奇人，如何能与方外谷这等圣地相较，若不是实在难寻，早被求医的贵人挤破了头。”

众厢茶客随之叹息，传说方外谷医道精绝，圣手云集，能活死人而肉白骨，然而隐于群山之中，兼又开价奇高，且不说寻常人诊不起，就算有达官贵人愿以千金续命，也难觅其途而入。

茶客们嘘叹了一阵，话题零落，说书先生自然不会让场面冷下去，堂木一拍，又起了新话头：“若说近日武林，也有桩趣事。”

一句话又吊起了胃口，茶客们纷纷催促，说书人摇头晃脑：“诸位可知，当前江湖上最厉害的贼是谁？”

茶客中立时有人叫嚷起来：“飞寇儿！”

说书人喝了一声赞道：“台下所言不错，飞寇儿来无影去无踪，飞檐走壁，神出鬼没，正是近年缉榜上的头一份。河东赵公伯家藏百步外可见寒光的夜明珠一枚，爱若珍宝，时常把玩，一次与友人共赏后不翼而飞，迁疑于挚友几至破脸，直到发现屋角掉落的一枚墨丝盘云结，才恍然明白竟然是飞贼下了手。汴州金刀门掌门钱开泰为贺淮南太守的生辰，重金购得白玉观音一尊，那观音颊上玉色微沁，望之栩栩如生，端的是一件价值连城的至宝，却在进献的前两日不翼而飞。藏珍库重锁完好如初，淮南太守封锁城门连搜十余日，巨额悬红至今无人能领。”

说起宝物，说书人滔滔不绝，意兴难遏，堂内众人听得也是兴致勃勃。

“太原柳中池家资逾万，富甲天下，豢养高手无数，挡不住飞寇儿空空神技，痛失心头至宝南海珊瑚树，气得柳中池三尸暴跳；再有襄阳解侯夫人的嵌金火狐裘、通州陈家珍藏的衔碧翡翠鸟，还有这次云阳赵家失窃的绿绮

琴，无一不是罕见的至宝。赵老太爷亲自上门请了神捕燕归鸿，这神捕果然不凡——”

底下有人哗笑起来：“神捕追索飞寇儿数年，飞贼依然逍遥法外，就算赵老太爷把他请出来又有何用？”

说书人提高声量将杂音压下：“只怪那贼太狡猾，每次现身，形貌不一，各处画影图形厚厚一摞，竟无一张相同。此贼精于易容，行事又滴水不透，如果不是他太过张狂，在案场均留有一枚结扣，不少失主甚至疑为内贼所窃。寻常捕役连飞贼的边儿都摸不着，而燕神捕此次在云阳一举将其击伤，离擒获仅有一线之差。”

“好容易交上手，怎么还是让这贼跑了。”一名茶客遗憾地摇头。

另一茶客哈的一声笑道：“莫不是神捕大人那日喝了酒，有些手软？”

堂木重重一拍，说书先生正色道：“莫要小瞧了此贼，武林榜中无庸手。鬼眼罗迦黄泉引，一匠双老三绝手，九戟追魂玉狻猊，修罗燕捕素青颜。这四句中所提到的武林中顶尖的十余人，无不各有所长。”

说书人对这些武林人物了如指掌，说来熟极：“鬼眼罗迦远去东瀛，黄泉引数年未现江湖。除开这两个凶名最盛的，余下的天地双老、修罗刀、玉狻猊、九纹戟、追魂琴、素手青颜，哪一个不是名震一方？三绝手中的妙手飞寇儿神出鬼没，除了燕神捕，还有谁能捉到他半分影子？”

茶客中有人起哄：“这贼出名不过是因为能偷，论功夫如何及得上其他英雄。”

说书人嘿笑一声：“我且问一声，这贼来自何处？师承何人？身手如何？是老是少？历年可曾有一次失手？”

茶客面面相觑，竟无一语回答。

说书人的气势顿时盛了几分，扬头道：“有道是，知己知彼方能决胜，这贼如此神秘，作案无数，却在神捕手上吃了苦头，可见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”

茶客一听确有道理，三三两两附和起来。

说书人精神大振，仰首将残茶牛饮而尽，开始道起神捕的传奇事迹。

边角一名不起眼的灰衣少年站起来，默不作声地往茶盘里丢了几文钱，挑开垂幔走出了茶堂。

正在闲唠的店伙见幔帘一晃，惊觉该让船夫送客上岸，追出去却不见人，只见湖水淡淡起粼，近岸蝉声阵阵，一切全无异样。

停云水榭第三层，右边一溜雅间，中间的场子开扬轩敞，摆上十余席毫不拥挤，今天却格外空旷。

三面湖光，丝帘半卷，清风徐来，仅坐了一个锦衣玉服的青年。

青年轻逸地把玩折扇，仿佛在等什么人，象牙雕成的扇骨莹润如脂，名贵非凡。

随着一阵风过，他的面前忽然多了一个少年，样貌平凡，市井中随处可见。

青年毫不意外地瞥了一眼漏壶：“戌时二刻，不错，你还是那么准时。”

少年没有回应，在他对面坐下。

青年轻松自若地打量：“自盗绿绮琴后数月未见，近来可好？”

半落的垂帘滤淡了阳光，映在少年的灰衣上，让他看来如一个沉寂的影子，声音也如影子般虚淡：“要什么，酬金多少？”

青年不答反问：“你对靖安侯府知道多少？”

少年怔了一下。

“放心，不是让你去偷，谁敢不要命了开罪靖安侯府？”青年夷然一笑，在案上叩了叩折扇，“真有人敢开这样的盘口，就算你不怕，我也不敢接。”

不是目标，那就是雇主？少年微蹙起眉。

青年给了答案：“不错，靖安侯府是此次的东主。”

沉默了一下，少年仅有一句简单的回语：“你清楚我不接这种生意。”

“我知道你有不接权贵的惯例，这一次事有不同。”青年擅说服之道，抛出极具诱惑力的条件，“靖安侯府极为慷慨，开出的酬金非比寻常，足有二两黄金之巨。”

这个价码令人震骇，少年的眼眸不由自主地睁大，一双眸子在日影下极黑，沉没得似乎能吞没光线，怔了一瞬后道：“我不去。”

对方回绝得干脆利落，青年不恼不怒：“理由？”

或许不习惯解释，少年想了一想才道：“有重酬，必有奇险。”

“你听那个死骗子的话已经够多了，实在不用每件事都遵从。”青年毫不

掩饰地嘲讽，折扇一收，翡翠扇坠在空中划出一道亮弧，“再加一条，除应许的酬金之外，事成之后靖安侯会上书请旨，将你过往所犯的重罪一律勾销，如何？”

不等少年说话，青年先行截口：“任务并不复杂，与几名武林人一道替侯府公子取一份东西。”

他将内容说得很模糊，少年也无意深问，摇了摇头：“我不与人合作。”

青年全然不接受拒绝，循循善诱：“你尽可放心，此行之人均是武林中有名头的人物，受靖安侯府约请而来，绝不会对你不利。”

任对方百般劝说，少年始终毫无兴趣。

意识到抗拒过于强烈，青年缓了一缓，又道：“不为别的，借此销了前罪，免去天罗地网的缉拿，落得一身轻松难道不好？飞寇儿这名号可不怎么好听。”

青年的话语精明而狡黠，每一句皆似敲入心坎：“我也替你斟酌过，虽然搭上一些时间，但一举可得两千黄金，算下来又无甚风险，值得一试。”

他又说了几句，少年垂下眼睫，忽地打破了沉默：“文思渊，你能拿到几成好处？”

面对责问，文思渊浑若无事，答得全无破绽：“侯府给的佣金确实不少，劝你却是因为这一趟有利无害。你刚盗了云阳赵家的绿绮琴，燕归鸿这一阵追得紧，何不去关外避一避，等回来罪名全销，又有大笔金银入袋，岂不两全其美？”

任是文思渊巧舌如簧，说得天花乱坠，少年并不上钩，看了他半晌才道：“燕归鸿难缠，我还能应付；侯府难测，太危险。免罪没有必要，我总是要继续偷的。”

少年说完就闭上了嘴，跳跃的话语文思渊也听懂了，接道：“何来危险，这次有数人同行，拼杀另有高手，说不得比你平日行事更为安全。再说你留在中原也无事可做，绿绮琴获利虽厚却惹得风头太紧，近期要接生意是不易了。”

听出话中的胁迫之意，少年黑沉沉的眼眸多了一丝警惕。

文思渊从果盘取过一枚核桃，揉在掌心把玩，神气仿佛带上了三分消沉无奈：“你也知道我做的是偏门财，靠的就是各方关系，万一这次惹得靖安侯府

不快，唯有罢手一途了。”

水榭寂静得针落可闻，少年的眉头紧紧蹙起来：“为什么是我？”

文思渊似乎也有些纳罕，带着似真似假的疑惑：“谁知道，公子指名要你。”

想了很久，少年放弃了再问：“好。”

他一松口，文思渊顿时释然：“你尽可放心，这桩生意你绝不会吃亏。”

少年又回复了木讷，文思渊全不在意，沏了一杯香茗递过去：“这是我新入手的春茶，特地携过来，与你一同品一品。”

少年对茶不甚有兴趣，掀开茶盖吸了一口，忽然定住了。

文思渊拈杯未饮，似在窥视他细微的反应：“天都峰的苍澜茶生于云海交汇之处，大半都贡入宫中，价比黄金，我可是费了极大的力气才弄到，觉得如何？”

少年的肩背硬了一瞬，托着香茗的姿势发僵，声音沉沉：“你不会那么容易受人钳制，方才都是谎话，只为攀上靖安侯府？”

文思渊一停，片刻后展开折扇徐徐轻摆，不复之前的郁态：“这么快猜出来，近两年确实长进了。”

少年撂开茶盏，低头沉默了一会儿，摸起文思渊放下的核桃：“这些年我也替你赚了不少。”

文思渊不见半分被拆穿的愧色：“不错，没有你，我绝难有如今的地位。”

核桃在手心无声无息地裂了，坚硬的外壳碎得极匀，每一片几乎是同样大小，少年看了半晌：“偷东西的是我，名利双收的是你。”

文思渊对答之间一派洒然：“银钱落袋才是最要紧的，若非我消息精准，你又岂能次次得手？”

或许觉得再说下去徒费唇舌，少年放弃了这一话题：“侯府要什么？”

文思渊避而不答，居高临下点了点窗外街景：“时辰还早，先看看风景，瞧这街上有几人值得留意。”

一天之中最热的时辰已过，从水榭望去，岸边一派繁华。大小摊主铺陈着绫罗丝缎、钗环珠玉，年轻的店伙计高声炫货，貌美的胡姬当垆卖酒，卖莲子羹的、卖糖果的、卖糕饼的小贩星散揽客，街头街尾人群攒动，络绎不绝。

扇骨遥遥一指，文思渊当先点出一人：“你看那人如何？”

扇下所指的是一个街头缓步而行的高大男子，年过三旬，浓眉方颌，一身褐衣，风尘仆仆，行止间有一种渊渟岳峙的气势，所牵的马疲态尽显，显然是远道而来。

男子抬头远望，似在辨认方向，文思渊道：“此人足带红泥，应是从南门入城，余下的你能看出几分？”

少年沉默倚栏，仿佛什么也没听见。

文思渊岂是轻易作罢之人：“说说看，让我瞧瞧你现今眼力如何。”

对峙了好一会儿，文思渊也不催，少年终于开口：“此人每一步两尺三寸，下盘沉稳，长于外门功夫，造诣颇深，马侧悬的布包至少有七十斤，依分量而视应该是短斧或短戟，披鞍的形制是鲁地一带所用。”

听完话语，文思渊也不点评，指向街心另一人：“那一位又如何？”

那是一个双眉如刀的中年男子，身材瘦削，面目阴沉。

这一次，少年侧过头看得稍久：“很危险，行走时身直步弓，随时都在戒备，目光在扫视街市利于伏击之处，此人警惕性极高，怀中藏有武器，可能是短刀或短剑，这样的习惯必定是刺客所有。”

文思渊钦赞地一点头：“再看看那两人如何？”

象牙扇骨在阳光下一引，掠起一道炫亮的光，指向一对刚从街角转过的男女。

那一对腰悬长剑的青年男女十分出色，男的身形挺拔，剑眉星目；女的仪容清雅，秀美端庄。两人气质迥异于常，如一对傲然出尘的鹤，在喧嚷的街市中格外醒目。

黑沉沉的眼眸乍然收缩，少年下意识身影一退，又突然省起，看向身侧的文思渊。

檐影下，文思渊也在看他，精明的面孔带着毫不掩饰的窥探。

空气似乎凝滞了，又仿佛是错觉。

半晌之后，少年别过头，嘴唇干干地动了一下，什么也没有说。

文思渊收回视线，泛起一缕隐秘的笑，话语间有一丝欣然得意：“沈曼青、殷长歌，号称天都双璧，正阳宫掌教金虚真人之徒，你看如何？”

正阳宫是什么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。

问一个老妪，她会弓着腰虔诚地告诉你，那是灵山上的一座有求必应的道观。

问一个老汉，他会捋着胡须告诉你，那是一座仙府，里面有无数得道的真仙。

问一个壮汉，他会崇敬地回答，那是武学圣地，在那里学到一招半式便可横行江湖。

问一个少女，她会痴痴地发呆，说那里有无数鹤衣广袖、俊美出尘的青年。

三个字，落入耳中，似乎连空气都多了一层空灵。

正阳宫究竟是什么？

它是巍峨浩荡的天都峰上的一座道观。

如果没有百年前一位从古籍中得到秘藏道经、悟出道家早已失传的剑法及轻功身法的道士，正阳宫仅是一座香火冷残、名不见经传的小观。

没人知道那位道士是如何发现了那本秘藏，更无从得知他是怎样潜心暗修，直到年届四十，才离开天都峰踏足红尘。

一袭道服，一柄古剑，只影入江湖。

一夕之间，名动天下。

十五年后，他封剑退出武林，回到天都峰修道，挑选灵慧的孩童，收为弟子，传习剑艺，更以过人的智慧研修道藏经卷，十余年后不但未老，反而日益轻捷矫健。传说他已上窥天道，跳出三界，俨然人中仙。

无数仰慕者远道而至，小小的正阳宫客似云来，香火日盛，天都峰成了远近闻名的灵山，正阳观也成为武林中一处圣地。

建安三十六年，武宗好道，亲上天都峰。

或许也唯有皇帝的身份和威仪，才能让绝足红尘的仙人破格相见，武宗皇帝在天都峰停了三日，其间品茗叙诗，谈经论道，问天下大势。天子留于山上的最后一日将天都峰赐予正阳宫所有，敕令地方不得轻扰。

从此正阳宫车马不绝，前山有达官贵人进香陈愿，后山有高人隐士坐而辩道，红尘方外，各得胜境。若干年后先人化去，天都峰依然兴盛，历经五十余载，依然香火不衰。

天下好道者、好武者尽慕其名，不少世家将后人送入观内修身学艺。然而正阳宫一直秉承开宗祖师训令。唯有最出色的英才，才能被收为真传。以至凡有弟子入世，必然艺业惊人，名动江湖。

文思渊腰带上的玉饰灿然生光，嘴角盈着心照不宣的笑，看来正如他奸猾掮客的身份。

“这二人与你同为武林榜中人，不妨点评一二。”

少年的视线掠过，突然一暗：“玉狻猊殷长歌，素手青颜沈曼青；鲁地用短戟的想是九纹戟陆澜山，还有——”

“修罗刀商晚。”文思渊恰到好处地接口，“与你一样，受靖安侯府约请而来。”

少年的神情悚然而变，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

“你和商晚是我约谈，其他的全是冲着侯府的面子。”文思渊语气圆滑，不慌不忙地解释，“商晚刀法诡奇，心性狠辣，当年直取连环寨十二位寨主的项上人头，刺杀之术精绝；陆澜山曾诛杀哪吒臂及鬼煞等魔头，其人行事稳健，中正公道，赞誉颇多，侯府借其挚友重托才请动了你；殷长歌与沈曼青是正阳宫青年一代的佼佼者，靖安侯亲笔修书才说动了金虚真人。这场金陵之约，武林榜中的高手请动了四人，加上你飞寇儿——公子指定的第五人，可谓空前绝后。”

少年沉默了片刻，忽然身影一折，如电掠出，在数步外一间雅座门上连击了两掌，整扇隔扉蓦地倒了下去。

看似坚厚的隔扉竟是竹片漆制，薄如纸绢，房间内坐着一个青年，墙倒了他半点不惊，徐徐立起。

日影映在一袭淡青衣上，犹如月华满襟。未辨其容，已觉得清俊绝伦，一双上挑的长眸光华流转，风姿如玉。一时间湖光山色都黯了下去。

少年的脊背僵直，绷了片刻才道：“侯府公子？”

青年微微一笑，淡然清贵之气迫人而来，语音清越动听：“好眼力，不才正是靖安侯府左卿辞。”

一个侍从自楼梯口现身，利落地躬身通传：“禀公子，陆澜山、商晚、殷长歌、沈曼青四位已至，在楼下等候。”